



散文組 佳作

阿嬤的氣泡紙

張簡士濤



張簡士濤

簡歷

於 1985 年出生於高雄大寮，中正大學哲學系以及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畢業。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、大武山文學獎、高雄青年文學獎、吳濁流文學獎、礮溪文學獎、玉山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臺大文學獎、清園文學獎等。

慣於用文學思考和表達，和心目中的大師漫步對話。目前任職於臺灣鐵路管理局位於屏東的加祿車站，和妻小住在故鄉。

得獎感言

氣泡紙充滿光線，記憶裡的紗門不停開闔，菸灰缸有餘煙繚繞，房子外頭有幽暗的蜿蜒，阿嬤老是在整理翻動甚麼，我們便說：「真是講不聽，那邊沒有東西啦。」我們擔心甚麼呢？擔心阿嬤揭露虛無的秘密嗎？當我穿過門縫，回到記憶之中，你們會不會嘆息說：「那裡甚麼也沒有啊。」但是我還是可以寫下來的，不要害怕，不要顧慮碰傷甚麼。看吧，那是可以寫下來的。



阿嬤的氣泡紙

我漸漸不相信記憶的獨特性，隨著網路社群興起的記憶重述，我們發現過往的生活經驗多是普遍且具同質性。村子孩提間流通的密語其實普遍流傳，那時採摘的野莓、傳閱的小書，連期待與失落的表達方式也是相似的。我曾就阿嬤愛捏氣泡紙這事問過他人，發現一些人的阿嬤都有收集氣泡紙的習慣，也同樣也愛喝冰麥香紅茶。或許氣泡紙在那時是新奇的，指尖有新鮮的觸感，耳膜有爆裂的疑懼。許多事情就是這樣，童年我們在充滿死角的文具行裡的探索，每樣事物都保有神祕。可就連這樣的神祕也是共同存有的，讓成長過程裡的自以為的特殊性被消弭。我對旁人說：「還是有些不同的，我阿嬤的氣泡紙並不純粹是打發時間的捏揉而已，她是像數念珠那樣一顆顆虔誠地對待。」「想多了，你這樣是虛構了記憶。」啊，記憶，到底只是印象與想像的結合。那時寂靜的午後，我在二樓的牆櫃幽暗之中（父親知道我對隱密處的著迷，特地預留了嵌牆的櫥櫃），隱約聽見阿嬤坐在樓下藤椅上，緩緩而規律地捏著氣泡紙。嗶啵聲傳得到牆櫃裡嗎？在那幽暗靜寂之中，我的感官突然異常的敏銳，我可以知道阿嬤的朋友水惜孀來了，她住在隔了三分田的鄰里，總是沈默，許久，才說一句話。大人總說：「你阿嬤那種強勢的個性，只有水惜孀這種善良的好人可以忍受。」水惜孀會和阿嬤看爸爸租來的「陽麗花歌仔戲」，她有時聽阿嬤講家裡的事情，回應幾句「對啦，對啦，少年仔就是這樣。」水惜孀回去後，屋子更安靜了，阿嬤也睡著了，電扇微微掀開手裡的氣泡紙。我想記憶的獨特性在於難以重返。那時我身體虛弱，阿嬤無法隨意走動，只得氣泡紙打發時間。

屋子後邊的紗門通往草地，綠草影子映上窗口，那嫩綠依

稀眼前。距離肯定有誤差，我一直以為青草的葉尖已經穿過紗門的網目。可實際上紗門後邊還有塊泥地，阿嬤會在那做些節慶糕點，熱氣從後邊傳來，鮮綠油亮的草葉，紅龜粿、芋頭粿、碗粿。也許是門邊的蕨類和苔蘚讓我以為草地的迫近。綠草延伸至腳踝，我常常穿過那裡走到路上，睥睨著路過的人。特別是當水惜孀的孫子龍仔騎車經過，更是擺出挑釁的姿態，故意招惹他，等他惱怒追來再閃進草地，挾著恐懼與興奮，躲進屋裡。也許是出於好玩或是鄙視他總是穿著窮酸，讓我想戲弄這個年紀大上許多的孩子。龍仔的父母不在了，水惜孀與孫子相依為命。我常騎著單車在村裡晃悠，幾次差點被龍仔給逮到，只得趕緊往家裡騎。阿嬤的性格非常強悍，附近的孩子多少有些怕她。她會把龍仔趕走，嘴裡唸著：「就是沒老爸才會這樣。」她不知道犯錯的人其實是我。

阿嬤時常用手從我的額頭撫滑到嘴巴，這個動作常常使我不解，我會聞嚐到一股滑溜觸感與瓜果混合髮油的氣味。那撫摸的動作突如其來，帶有某種撫慰性質。她時常以為我在外頭遭了欺負，不知那是我自己過於調皮。有次騎車跌進了溝渠，還沒回過神，阿嬤就帶我到個地方，原來那裡是處神壇，一個婦女給我收驚，喝了符水。又有次我騎著車被一顆鳥屎打到眼睛，我跑回家笑著說這件事，阿嬤竟拿了塊石頭，說一定要用石頭刮下來。這些行徑似乎總有我不知道的傳統信仰或忌諱被遵循著。

午後靜謐，我又聽到了捏氣泡紙的聲音。鄰人總說阿嬤是個「閒不下來的人」，記憶卻使其凝固為一段平靜的氣泡紙時光。也許她真只是打發時間，可那時的我卻覺得阿嬤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工程。綿密的氣泡，半透明的海洋，捏過的氣泡紙像棉被疊收在白色抽屜，阿嬤如數家珍地記述這是第幾張，捏到第幾顆，像攤開地圖在浮凸顆粒交織的經緯中篤定地確認自己的座標，讓我



跟水惜孀感到佩服。我也跟阿嬤要了張氣泡紙，只是毫無耐心的我很快就採取粗暴扭擰的方式，像連鎖炸彈同時引爆，這作弊的舉動讓阿嬤生氣，就不給我氣泡紙了。阿嬤不識字，捏氣泡紙也等於是她寫字的方式，我曾對朋友這樣說過。「你這樣是把記憶給美化了。」「不，記憶需要載體，阿嬤的氣泡紙跟我的文字一樣都是記憶的載體。」這段時光之所以深刻，是因為我開始上學後，阿嬤轉而投入資源回收，還到親戚的田裡幫忙種菜，不再需要留守孱弱的我而捏氣泡紙消磨時光。

阿嬤那一輩人成長歷程受迫貧苦而務實，往往熱衷於回收物資的撿拾，像是把握著晚年僅剩的行動力。印象中，那是阿嬤特別活躍的時期，常跟水惜孀倆人不顧晴雨與家人的擔憂，天未亮就出發，拎著飼料袋跨越剛完工通車的萬大橋，走向我還沒有概念的遙遠彼方。「橋的那一端是什麼地方呢？遙遠得令我無法想像，阿嬤會不會回不來呢？」每天我都會牽掛著，給我無限的恐懼。那時會有一臺車來給回收物秤重，我們孩子會幫忙搬到秤上，阿嬤得意的給我們十塊錢，父親則時常埋怨回收物堆得雜亂，那些東西根本賣不到什麼錢。記憶中這時發生了一件事中斷了阿嬤和水惜孀的清晨拾荒。

一天我在小學裡被一群人包圍，原來是龍仔帶了他的朋友，我知道自己無處可逃了，龍仔打了我一頓，說他已經等這一天很久了。我回家哭著跟阿嬤說了，她就帶我到水惜孀家去理論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阿嬤去水惜孀家。水惜孀拿了根竹刺，用我沒有想過的憤怒往龍仔身上打，龍仔邊哭邊說：「是他先說我是沒有爸爸的人。」水惜孀的表情有一種絕望的悲傷，而回到家中的我一點也沒有解氣的快樂，好像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過錯。

水惜孀跟阿嬤漸漸疏遠了，沒有了清晨的旅行，她們各自撿各自的，有時還會有一種競爭關係。誰家買了臺大冰箱，阿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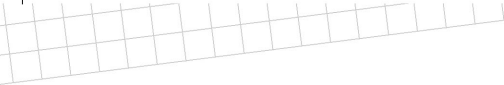
就會趕緊預定下來紙箱。有時坐在門口，看到水惜嬤拖著巨大紙箱，阿嬤就會說：「這麼高興喔。」愈來愈多的回收物終於讓父親爆發了：「水惜嬤伊愛照顧孫仔，加減撿一點回收，你撿這麼多是要幹嘛。」於是，阿嬤的生活重心跟著積累的回收物資一起被清空了。

她鎮日臥床消沉，只是將父親給的收音機一直開著代替清醒，任由藤椅將入室的陽光過篩，南風在曬衣竿上試穿，一件接著一件，將我俯拾即是的童年速寫翻過了幾頁，待續的是家族人事紛擾，成長與幻滅的章回。

偶爾，得負責幫阿嬤給耗弱的收音機換電池，需要頻繁調校的頻道刻度與收訊角度卻越來越疏離。再也無法收聽的地下電臺索性改變傳銷方式，改裝貨車架設擴音器，直接展開巡迴，開著貨車到各個村子裡賣藥，阿嬤也跟著口耳相傳的老人在廟口聞聲集結，不只是湊熱鬧，沒有一次空手而回。外觀看起來不相同的瓶罐與標籤，打開後卻溢散著近似氣味，只是濃淡的差別，註明要冷藏保存的青草藥膏，標榜適用症狀的範圍可比一家綜合醫院。每當我腸胃不適讓阿嬤逮到驗證價值的機會，二話不說就從冰箱門拿來往肚皮上抹，其實疼痛從未因此消失，只是因冰涼而緩解。但是那冰涼黏滑的觸感與嗆鼻氣味卻沁入記憶深處，形成地質層等待考古歸檔史冊或生活中無意間發掘。像已經被阿嬤遺忘的氣泡紙緩釋著氣體不再鼓脹的顆粒，在抽屜裡將安靜的時光折疊。

過了一陣子，阿嬤終究閒不下來，陸續搜集來許多保麗龍箱，在清除回收物後騰出的門前空地種植時蔬，在澆灌與摘採之間彷彿也跟著植物欣欣向榮，「夠用就好」喃喃自語地評估後，她將多出來的收成分送鄰人，家裡產生的回收物資則囑咐著要轉送給水惜嬤。時間像「矽利康」填補了嫌隙，卻也讓水惜嬤的關節





持續退化至不良於行，漸失廣泛搜羅的行動力。不再撿回收的日子只好自己推著輪椅，緩緩地橫越田畦又開始來找阿嬤串門子，像以往那樣不進門只是默默點頭聆聽。阿嬤總是選擇性地放大，誇耀家族以往的光榮與子孫成就，甚至仗著這樣的優越感鄙夷地批評村裡人事爭議，有時讓父親聽不下去地駁斥「妳真的很愛亂講話！」只有水惜孀懂得如何當阿嬤的理想聽眾。

上國中之後的龍仔成了村裡的頭痛人物，除了到處闖禍還偷錢買毒品，遂成了水惜孀的難言之隱，記得有一次放學經過看到一輛警車為追查槍枝停在她的門口，路上幾次遇到龍仔神情恍惚眼神渙散，已經無法與人正常交流。阿嬤有時會倚恃輩份要路過的人幫忙跑腿買東西，用人情交織的便利網路通暢，不依賴大街小巷頻繁穿梭的宅配車。倒是隨著網購市場蓬勃產出大量包裝墊料，讓氣泡紙不再稀缺了。時移事往，終究讓相同事物產生價值與意義的質變。當水惜孀獨自推著輪椅到河堤邊，遙望那座不再跨越的大橋，平緩河水又是如何將記憶洗選、取捨。

記憶裡的雨使傍晚提前，村子變得昏暗，如夢境一般，我們在校門口遲疑，要不要冒著大雨回家。我決定狂奔回去，想著阿嬤會燒水讓我去二樓洗澡，浴室會有塑膠澡盆泡水。我經過水惜孀家時發現門口搭起了藍色帆布的簡陋靈堂。人們說水惜孀過世了，隔天我聽聞水惜孀是自殺的，在客廳上吊，龍仔回家時發現的。我發現阿嬤並沒有受到影響，一連幾天阿嬤還是種她的青菜，只是午睡的時光更長了，甚至整個白天阿嬤都在睡覺。沒有水惜孀來，她也沒有了訴說的對象。一些傳言在村子裡飄散。「是龍仔讓老人家失望透頂，才會想不開的。」「都是茂林孀一直炫耀自己家裡的事，水惜孀每天聽她炫耀才會想不開。」「就是受到刺激，茂林孀對她是一種刺激。」這種傳言甚至連父親也說過：「就是愛講話，人家水惜孀家裡本來就不好過了。」可我

知道不是這樣的，水惜孀喜歡聽阿嬤說話，老人家只是習慣揀選好的部份說。阿嬤從未表現過悲傷，我問她為什麼水惜孀會自殺，她沒有回答，對各種傳言，她也沒有表現出好奇。對許多小事情，阿嬤都會追究到底，可是對於死亡，她卻很少過問。就像她跟水惜孀的談話，談論青菜與孫子，談論疼痛而不是疾病。她拿著冰涼的青草膏，挖了一小塊敷在自己皺折的肚皮。

出殯那天，是我記憶中阿嬤第二次去水惜孀家。比死亡更重要的是儀式與習俗，阿嬤匆匆帶我離開，並非真的忌諱，只是遵循著古老禁忌，就像阿嬤總是用手撫摸我的臉。穿過那片水田，我感覺有些東西失去了，並且早就隨著童年平靜時光的消逝一起結束了。水田那一頭和我再也不會有交集了吧。

那天我們整理阿嬤的房間，我特地去尋找那一疊氣泡紙，我知道就算找到氣泡紙也不是過去那一疊了。可是記憶跟生命一樣，總想要找一個主題。自記憶中建構這段「氣泡紙時光」輕易標定出確切時間年代。或許那只是一個下午的片刻，草綠映上紗窗，我在櫥櫃裡看見水惜孀穿過田野，楊麗花歌仔戲鑼鼓喧鬧，卻彷彿聽得清幽暗中那依稀的爆炸聲響。



散文組 佳作

〈阿嬤的氣泡紙〉評語

劉克襄

以尋常的氣泡紙，帶出不凡的開頭。接下娓娓敘述，充滿耐人尋味的鋪陳。

茂林孀跟水惜孀是一起回收資源的好夥伴，也是文本中作者的阿嬤。茂林孀強勢，喜歡指點事情，水惜孀善良，總是順著她。兩人原本是好搭檔，卻因作者在孩童時屢屢對水惜孀的孫子挑釁，引發衝突和不快。此後，兩位老人家每天各自撿拾。

但日子久了，終而又復合，水惜孀繼續是茂林孀最好的聆聽者。作者眼中的阿嬤是個尖酸，喜歡光宗耀祖的人家。水惜孀的孫子上了國中後，愈發是村裡的頭痛人物，壞事樣樣都來。生活不順遂，加上孫子不學好，水惜孀不惜選擇上吊終結鬱鬱的一生。

故事若只是這樣發展，便是一個平常所熟悉的某一社會底層的不幸悲劇。借用了回收資源常見的氣泡紙做為隱喻，應是高明的巧思和切入點。一開場即用此物點繪阿嬤的性格，同時埋下伏筆。最終又以氣泡紙的意象搭配歌仔戲結束。不經意的對照，細膩深刻的描述，逐段拉出戲劇張力，頗能引發共鳴。

